翠袖乾坤

文潔華

吸血新世代

新一代殭屍電影改變了殭屍一族，把它們的寒氣驅逐，把慘白的肉身變成血氣方剛且能生殖的身體，同時把殭屍的行屍走肉電影類型改變成爭女片。難怪連美國的觀眾，都邊看邊哄堂大笑，將之列為另類浪漫電影，要聯群結隊入場觀看。

在前集看貝娜這個角色，愈看愈不以為然。電影情節不過是環繞着她的三心兩意，不成熟、自戀兼猶豫的態度使他人陷於險境，這樣的女子到現在我也視為是要不得的，但觀眾都代入了她的角色。因而所謂「吸血新世紀」其實是青少年三角戀，其所呈現的吸血一族非常布爾喬亞，生活令人嚮往。

新世代吸血鬼住豪宅，生活無憂；揸名車返名校，且飛出飛入，自由戀愛，永遠青春，煩惱不過來自遠方的威脅。他們的日子滿有保障，災難來了亦逢凶化吉，在編劇筆下不留一滴血汗。來到四集大混戰了，本應把我們向來對殭屍的恐懼和毀滅性帶上高潮的，如此強烈違反殭屍天庭，生出半人半殭屍的事件，不但沒被誅族，且把災難變成想像，最後是大團圓結局，只欠一首「齊歡唱」。故事中狼人為愛德華跟貝娜所生的女兒雲妮絲美加了印記，掀起了續集四角戀的序幕。

四集結尾時愛德華跟變了殭屍的貝娜在草地上愛戀纏綿，印證了《吸血新世紀》其實是軟性情色電影，跟Mills & Booms出版，給發育時期的青少年閱讀的愛情小說沒啥分別。古氏殭屍家族超然在世地活着，又無需付出生活的代價，難怪片集叫人神往。

古今談

范舉

資金投放何處最快增值？

最近，大量資金湧入香港，因為香港有人民幣投資工具，可買入內地的A股基金。美國人總有美國人對金融形勢洞悉先機的優勢。因為美國人控制着世界上的鈔票發行總量和資金流動方向，有最齊全的金融統計數字，也掌握着世界各國的情報。

未來二十年的世界將會發生怎樣的變化？金融和經濟危機的頻密程度怎麼樣？通貨膨脹會怎麼樣？國家的實力對比會怎麼樣？各國的匯率和利率會怎麼樣？各國的政治制度變化會怎麼樣？如果你擁有這個水晶球，你就會在投資方面穩操勝券。

世界上當然沒有這樣一個水晶球。各種情勢和元素在互動，不斷產生新的變化，將來還要作出許多修正。然而，若果掌握了大概輪廓，你就會在投資方面走在前面。

第一、你不要持有美國的國債。更不要支持日本和歐洲的國債。他們都在大量印刷鈔票，大量發行國債，其中一部分用自己印刷的鈔票購入，製造一個有人售賣的假現象。一旦這個騙局被拆穿，國債的崩潰就不可收拾。最先崩潰的會是日本的國債。

第二、你盡量不要持有美元作為儲蓄或者儲備。美國政府面對着每年一萬四千億美元的巨大財政赤字，只能採取低利率政策，並且大量印刷鈔票，這是一個賴債賴息的連環騙局。有人說，美國的零利率政策，可能會超越二〇一五年。利率越低，擔負着巨大債務的美國政府，利息開支越少。如果說，利率是七至八厘，美國政府立即破產。美國人怎會做出令到自己破產的事情？

第三、哪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率最高？哪一個國家的外貿出口增長率最高？那麼你就買入這種貨幣的資產。人民幣在未來的日資升值的機會非常高，亞洲國家的貨幣（除了日本）也是如此。

第四、世界人口愈來愈多，但淡水、糧食、能源嚴重不足，加上歐美大印銀紙，流動性過剩，通貨膨脹和經濟停滯同時發生。貧富懸殊問題困擾着許多國家，經濟危機周期越來越頻密。深層次的問題需要通過改革解決，哪一個國家改革的速度越快，國力上升的就會速度越快。思想上僵化的國家和民族，會急劇衰落。特別是自己認為自己的社會制度盡善盡美，還要求別的國家仿效的國家，其改革會停滯不前，高福利帶來的債務問題將沒有辦法解決，競爭力日益衰弱，只能靠提高稅收解決問題。這樣進一步使經濟更加缺乏活力，形成惡性循環。美國和歐洲的大加稅的浪潮，是為了填平高福利所造成的財政窟窿，他們以為高福利和西方民主制度是盡善盡美的，永遠不想改革，其國力的衰退是必然的。所以，資金流向亞洲。亞洲地區的大城市的房地產將會上升。

第五、上一個世紀，亞洲地區的留學生畢業後就留在歐洲、美洲。這個世紀，這些人才紛紛返回亞洲，連歐美的科技人才也向亞洲流動。亞洲的發展後勁，遠比歐美地區優勝。

如果你相信上述的大趨勢成立，你就能在投資方面趨吉避凶。

琴台客聚

葉輝

書的殿堂

書店不光光是賣書的地方，倒是愛書人慕名朝聖的殿堂。話說五年前，英國《衛報》記者杜森（Sean Dodson）寫了一篇文章，題為《頂級書架》（Top Shelves），推介他心目中全球最好的十家書店，其後經世界各地愛書人廣泛轉譯及轉貼，由是成為一幅無比燦爛的網上風景。

每一位愛書人也許都有自己心儀的書店，杜森所推介的「十佳」各有特色，大都富於歷史意義——尤其是在電子書日趨盛行、紙本書漸成「夕陽行業」之際，這十家書的殿堂無疑真是教人倍感唏噓。

第一位是荷蘭馬斯特里赫特市的「教堂書店」，它的前身是多米尼加教堂，曾供市民存放單車。荷蘭建築師吉羅德（Merkx Girod）將這座廢棄的教堂改造成「書籍神殿」，二〇〇七年聖誕節前開幕，這書店既保留原有建築風貌，也添加了現代元素，在教堂穹頂下走過，恍若置身「書籍伊甸園」。

第二位是布宜諾斯艾利斯的雅典人書店（El Ateneo），由一家老劇院改造。劇院原有的包廂、幕幔和裝飾大都保存完好，戲台則變身成咖啡室，供讀者歇腳、吃點心和讀書。也許，每一個朝聖者都可以想像自己就是迷失於書籍迷宮的詩人博爾赫斯（Jorge Luis Borges）。

第三位是葡萄牙波圖的萊羅書店（Livraria Lello），一八八一年開業至今。這書店的焦點是中央的一條優美的木樓梯，它可通到樓頂，抬頭就是玻璃樓頂，可三百六十度仰望天空，而樓梯四周書架上擺滿各種好書——當然可以找到佩阿索（Fernando Pessoa）不同版本的著作。

第四位是洛杉磯的「秘密總部」（Secret Headquarters），專賣卡通書籍。被公認為全球最整潔、最友善的書店，加拿大科幻作家杜克托羅（Cory Doctorow）認為它是「舉世無雙」。第五位是蘇格蘭格拉斯哥的邊界書店（Borders），前身是皇家銀行，一八二七年由建築師艾利略特（Archibald Elliot）設計，如今，書香已淨化了「銅臭」。

第六位是英國劍橋山峰國家公園的斯卡廷書店（Scarthin Books），樸實無華，開業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有好幾個堆滿新書和舊書的房間，還有一間小咖啡館和一個展覽廳。第七位是比利時布魯塞爾的波薩達書店（Posada Books），位於聖瑪格達倫教堂附近的老房子，有大量藝術書籍，有時舉辦小型藝術展覽。

第八位是墨西哥城的潘多拉書店（El Péndulo），乃開放式建築，綠樹成蔭，最適合午後遠離塵囂，故被譽為「書蟲」的避暑勝地。第九位是京都的惠文社書店，燈光迷人，氣氛優雅，書架間有「小型畫展」。第十位是倫敦的哈查茲書店（Hatchards），誕生於一七九七年，乃英女王的書籍供應商，也是拜倫（Byron）和王爾德（Oscar Wilde）最愛的書店。

約會的地方

百家廊 陶然

一個讓人充滿遐想的詞語，但是從字眼本身出發，其實那只是泛指與人相約的地點，不帶任何浪漫的意味。試問有誰成人以後沒有跟人約地方見面？

但是活了那麼多年，約會了多少次，我實在不記得了第一次約會在何時何地和誰。年輕時生活在萬隆，熱帶地方，那時生活簡單，也沒有甚麼夜生活，晚上最多就是跟哥哥姐姐坐馬車去電影院看十三歲以下可觀的電影，當時印尼電影分三級制：小童可觀；十三歲以上可觀；十七歲以上可觀。當然，成人可觀並不是我們現在所說的涉及色情、暴力的電影，只是當局電檢局認定不合時宜的電影。那時生活簡單，沒有甚麼更多的慾望，只會上學放學，途中喝一杯街邊的熱帶冷飲，或吃一碟牛肉丸麵，已經是口腹的大享受了。玩的也是膠泥做成的小汽車，或者是畫片甚至廢棄的香煙盒子。無聊時，便坐在家門前，和弟弟打賭，看誰猜的三輪車牌子駛經的次數最多。唯獨沒有去溫習功課，約會嗎？也只有上中學後，相約三五個同學，騎着自行車，圍着學校方圓亂躥。

真正的約會，實在記不清了，大概是從印尼回國之後的事了。那時在北京做寄宿生，開始學會獨立生活，不免約朋友見一下面，吹吹水。印象最深的，是那年冬天，同班跟我交情頗好的女同學響應號召，高考前奔赴新疆烏魯木齊，去上新疆大學維語班，臨行前約我聊天。我剛沖完熱水澡，便相約在雪後圍着學校轉圈。但其實並沒有許多話講，我們穿着黑色棉鞋，聽腳步踩在雪地上的吱吱聲，一路無言。後來她問了一句：你是不是覺得我很想上大學？我搖搖頭，苦笑。那時，我們只是好朋友而已，並沒有其他成分。但她突然離去，心裡不免難過。她離開北京那天，我們一群人到北京站送行，她坐在火車靠窗位置上，車廂裡廣播響起《中華兒女志在四方》的歌聲，「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節奏激昂高揚，她伸出手來，逐一和我們握手，我似乎是最後一個，剛握上，那火車頭便尖利地發出一聲吼，哨聲中，往後一挫，才緩緩往前開動。在鬆手那一刻，我聽見她說了一句，寫信！但是，除了剛抵達時給我們幾個寫一封報平安的公開信之外，便全無音訊了。後來聽說她在文革期間到過北京，但始終沒有機會再見；讓我深感諾言是那麼輕飄飄，說過就隨風飄走，根本無可捉摸。

當然還記得那年九月從哈密到烏魯木齊，人地生疏，事先電報約好Z接站，到達時在白天，心也安定許多。但下車不見人，正自着急，她氣喘吁吁跑了過來，原來那時正值文革，交通混亂，根本不準點，而且基於安全，一入黑公共汽車便停駛。那時也沒有的士那一說，乘客唯有聽天由命，我獨身在外，萬一有甚麼閃失，人海茫茫，我該向誰求助？

當然印象最深的還是到了香港，記得那時火車總站還在尖沙咀，如今原址僅剩鐘樓孤零零地立在那裡，好在後來又建了許多建築物如文化中心等相伴，不減熱鬧。記得那時初到貴境，心情忐忑，終於下車了，火車站外人山人海，都是接車的人。我迷茫向前，忽然人群中有人叫我，一望過去，不禁大喜：原來是先我移居香港的姐姐妹妹來接我。當時通訊器材哪裡有現在發達？僅靠電報單向傳遞訊息，也不清楚對方到底收到沒有？

那時，最時興的約會地點，是尖沙咀碼頭的「五支旗杆」，大約是靠近碼頭，人來人往，即使對方在港島，只需搭船就過來了，很方便。「五支旗杆」在香港面積最大的購物中心海港城的旁邊，昔日，五支旗杆所懸掛的旗幟，由高到矮，分別是：英國國旗、香港旗、九龍倉、海港城、天星小輪。九七回歸後，五支旗換成九龍倉、海港城、九倉電訊、香港有線電視、天星小輪。近年再換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九龍倉、海港城、天星小輪。我剛來港時，第一個約會的朋友是L，他考上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但比我還早來香港。他在尖沙咀一帶居住留連，讓我以新奇的眼光觀察，記得傍晚時分他帶我走街穿巷，有一個站在大廈角落穿着一身牛仔衣褲的年輕人，見我們路過，壓低嗓音，說，有嘢睇！有嘢睇！四十蚊一位！我大奇，他拉我直走，到僻靜處，左右無人，才告訴我，他在拉客！看色情表演！那時的四十塊，當然不是今天的四十塊幣值可比，儘管好奇，但囊中羞澀，我們也就頭也不回地匆匆走了。那時約人，大多都是「五支旗杆見！」當時雖然有了過海隧道巴士，但不經尖沙咀碼頭，渡海的「嘩啦嘩啦」已經式微，又還沒有地鐵，從港島到「五支旗杆」，最便捷的方式，便是搭天星小輪。

那時雖然也有小商舖，但不像今天，幾乎給大財團、外國名牌壟斷。自1979年地鐵通車，人們約會地點轉而成為地鐵站的恒生銀行，本來地鐵總是人頭湧湧，恒生銀行前更加人擠人。認定那地點萬無一失，豈料有的地鐵站不止一個恒生銀行，有一次約人在銅鑼灣地鐵恒生銀行見，誰知那裡有分隔的兩個不同出口，恒生也有相異的兩家，結果我在車尾那邊傻等，他在車頭這裡傻等，等了老半天也不見人。最後還好，在這個世界有個東西叫手機，這才終於聯絡上。還有一次和北京來客相約火車站見面，他卻記成地鐵站了，沒遇到，又不帶手機，結果只好各走各路。

那回，乍到北京，約見當地朋友，到了王府井的「首都劇場」，過時許久都不見人來，幾次想走，都老是想，如我前腳走，他後腳就到，豈不失算？終於一拖再拖，等了差不多兩個小時才一橫心，離去了。回去找到電話本聯繫，竟比我還生氣，他也傻等了兩小時！原來他把地點聽成在西單的「首都電影院」了！

最尷尬的是與陌生人初次見面，誰也不認識誰，只能相互描述自己衣服顏色，高度等等。試過替人送稿酬，進入那家如今早已關門的地下餐廳張望，四周人影幢幢，都在聊天或是吃東西，侍者高叫，埋邊有位！我大窘，好在那人忽然揚手，把我從困境中解救出來。

是的，約會是讓人有浪漫的聯想，但更多的時候卻是冷冰冰的。更不要提是在快餐店或咖啡廳與保險經理周旋，那場「攻防戰」，直叫你喝下的咖啡不知到底是甜還是苦！

■約會的滋味，細細品味。 網上圖片

生活語絲

吳康民

日本政客詠時詩

日本野田內閣因內外交困而下台。野田所屬的民主黨另選黨魁，海江田萬里當選。他和父親都是「中國通」。據稱他的名字萬里，便是取「萬里長城」之意。此人中文流利，還能寫作中國古詩詞，自稱是「知華派」，「從出生那天起便與中國有緣」。

但看他在當選以後展示自作的一首「漢詩」，卻不知道他是好戰還是止戰。詩曰：「臘月扶桑戰鼓鳴，寒天寡助計無成；將軍功盡萬兵斃，粉骨碎身全此生。」

臘月就是陰曆十二月，也就是今年的一月，難道他是預見今年中日關係更加緊張，扶桑四島戰鼓長鳴，也許隨時擦槍走火，局部戰爭不可避免？「寒天寡助計無成」，可以說是天寒地凍，日本的侵略、好戰、復活軍國主義，自然不是得道多助，而是違反中日人民的和平意志，這便是「寡助」了。因此，日本的戰爭陰謀，圖謀侵佔中國的釣魚島，這個陰謀是成功無望的了。

「將軍功盡萬兵斃」這句詩，是借用中國古詩「一將功成萬骨枯」。好戰分子發動戰爭，為利益集團謀取利益，便需要萬千兵馬為他們送死，這便是「萬兵斃」了。

至於「粉骨碎身全此生」，此句則不知是褒是貶。為軍國主義者「粉身碎骨」，是愚忠，是死得毫無價值，為什麼又能「全」呢？為保家衛國，為正義而戰死，才是「全此生」。

綜觀全詩，充滿矛盾。詩的意思，是對戰爭的感慨，但據說他說的是要表明重振民主黨的決心。是因為民主黨失去了執政地位，他當上黨魁，願為政黨捲土重來，粉身碎骨，鞠躬盡瘁。

中國的古典詩詞，含意深邃，海江田萬里的所謂精通漢學，可見只得皮毛而已。況且此詩，平仄也不對頭。但對一個外國人，寫中國古詩詞頗為難得，也就不願苛責。不過寫寓意的政治詩，便要小心一點了。

演藝蝶影

小蝶

台上台下一團糟（一）

嚴寒的周末，我看了我於二零一三年的首齣舞台劇。

我家在郊區，氣溫特別低。那晚我在傍晚六時多準備出發，家人說：「還是不要去吧。外邊這麼冷，路途又遙遠。即使不計那數十元車費，平白為了看一齣劇而到市區很費時失事，況且你還空着肚子去呢！」我說我是香港舞台劇獎的評審，盡量抽時間看演出是我的責任。我懷着風蕭蕭兮易水寒之慨（外邊真的很寒）踏出溫暖的家門，花了個多小時到達劇院。

可惜那齣舞台劇沒有好好地報答我給它的支持，無論是編、導、演和翻譯均是眼高手低、水準奇劣之作。最不幸的，是此劇沒有中場休息，我沒法在半場後離開（其實我看了十五分鐘後已萌去意），故只好忍受那漫長的兩小時。

既然台上表演令人慘不忍睹，我索性阿Q地轉看台下風景：我右邊的長者全場沒有睡着的時間大概只有十分鐘，他身旁的數位女長者朋友則大聲地交談了數次；我左邊的戲劇人睡至打鼻鼾，他旁邊的一位劇評人也睡了好一會。我往後排望，一班長者都睡個不亦樂乎。我看得出這些都不是慣常的劇場觀眾，而是來捧某位演員場的親朋戚友。

未幾，其中一位女性長者觀眾開始吃零食，並且不斷從手袋內的膠袋中拿出來分發給她的親友及餵了我身旁的長者一口。零食味道怪異，十分刺鼻。她的膠袋發出的噪音不絕，整個觀眾席清晰可聞。可憐的我，視覺觀感已經被台上演員盡情虐待，台下觀眾又來肆虐我的嗅覺和味覺，繼續挑戰我的底線。終於，那場戲完了，台上燈滅進行換景。沒想到台下突然有觀眾向那名女長者大聲地「殊」了一聲，跟着一把男聲從觀眾席咆哮起來：「你知不知道你的膠袋聲有多吵耳！」嘩！大快人心。可惜劇院漆黑一片，我沒法看到聲音的主人。女長者被責，立時停手。我滿以為她會就此收手，誰知……

（下期繼續）

此山中

鄧達智

選角對與錯

萬眾期待，超級巨製Les Miserables《孤星淚》看過，影評普遍給其打滿分，四星。可能來頭太大，包括導演演員陣容強勁，期望相應提高，坐到觀眾席時，反覺小小失望。

不過我對這抹失望只是小小，皆因製作精彩，演、導俱佳，原本是舞台歌唱劇轉移到電影，若照單全搬，在電影院觀看會渾身不自然。就似傳統粵劇，幾乎整套戲文以歌曲說話，不習慣者覺其誇張難以代入。

《孤星淚》大部分便犯了這項由頭唱到尾，缺乏語言感染力的窩心感動。畢竟主要演員並非唱家班，除了男主角曉治．積曼，要他們唱一兩首歌猶可以，唱出整套戲文並不容易，難堪是出身自歌唱背景的積曼唱舊歌演戲卻感覺造作流失自然。可能是選角上的錯配，兩名主角：積曼飾逃犯尚，羅素高爾演與逃犯生死對頭的警官。兩名澳洲同鄉角色如若對調，效果可能有意想不到更引人入勝的化學作用。

激瘦了的積曼演逃犯早期衣食不足的苦寒相絕佳，繼續瘦得五官突顯反而傳達一份如獵鷹般的凌厲，這副面相應該用來演鷹派，誓死捉拿逃犯的警官。反過來看，羅素高爾再兇悍那氣質仍屬柔情，讓他來演歷盡滄桑的怨犯，本來良心泯盡，只因神父賜予大愛引發慈悲精神，收養孤女化身慈父，其面相氣質演尚，綽綽有餘。高爾的歌唱得不單止好，更唱出感情。積曼字正腔圓，巨肺充沛反而跡近太舞台演繹的誇張，失卻電影要求近鏡效果的面對面低徊。

飾演妓女芳婷的荷里活偶像及實力兩派共存，明日巨星安妮夏菲維具年輕茱莉亞羅拔絲氣質及吸引力，演技可能比羅拔絲勝出好幾個馬鼻，戲份不算多，但感染力極強，生活逼人無奈踏上出賣皮肉生涯，淚流披面演唱經典名曲《I Dreamed A Dream》，感動指數百分百。走到生命盡頭時，她仍然掙扎着維護兒女的演繹十分精彩，她是本戲最有希望獲得金像獎的一員，縱使是最佳女配角。